

妃行天下
系列

0305

女相 傾貞 國

NÜ XIANG
QINGGUO

夜初 著

一场赌局，三个条件，他换她一身兵权，
是爱之切，还是谋之深，纷繁乱世，
万丈红尘，谁能分晓？

江湖篇

上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潇湘书院新一代言情天后**夜初**倾情巨献“江湖篇”华丽终结
继《女相陆贞传奇》后又一古代女性励志大戏

霸王业·江湖劫·红尘梦·碎年华·忆君颜·生死阔
魔教谜底，权术角逐；千秋绮梦，谁主沉浮？

远月 月出云 莫言殇 潇湘冬儿 **联袂推荐** 万千读者感动追捧，火红上市！

女相 傾國

NUXIANG
QINGGUO

夜初 著

江湖篇

上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相倾国. 江湖篇: 全2册 / 夜初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36-9523-8

I. ①女… II. ①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9699号

书 名 女相倾国江湖篇

作 者 夜 初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游子平

封面设计 长 虎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7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523-8

定 价 55.00元(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一章	舌战群臣揽大权	1	第十二章	冲冠一怒胜閻罗	144
第二章	误上贼船魔功现	15	第十三章	光明磊落真汉子	158
第三章	情意深深深几许	26	第十四章	最是凉薄母女情	171
第四章	情真意切换真心	39	第十五章	利益当前亲情薄	185
第五章	身怀有孕被算计	52	第十六章	前朝皇族女儿娇	199
第六章	金銮殿前赐宝剑	63	第十七章	绝色倾城迷众生	209
第七章	请君入瓮扬威名	77	第十八章	比武台上展雄风	220
第八章	校场比试夺兵权	91	第十九章	魔功一出杀机现	233
第九章	洞房花烛醋意生	105	第二十章	生生世世不分离	246
第十章	烈夫也怕痴女缠	119	第二十一章	绝世武艺霸气现	257
第十一章	兄弟相残杀机起	131	第二十二章	父女之情浓于水	270

目录上

CONTENTS





目录下

CONTENTS

第二十三章	痴情静候凯旋归	285	第三十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420
第二十四章	情意绵绵两相难	300	第三十五章	红颜聪慧乱君心	433
第二十五章	姐妹猜疑杀机起	311	第三十六章	红颜如玉乱宫廷	448
第二十六章	环环相扣的毒计	322	第三十七章	李代桃僵还真颜	460
第二十七章	洞房花烛情意薄	333	第三十八章	多情总比无情苦	474
第二十八章	别有洞天隐居处	345	第三十九章	妄想枝头做凤凰	487
第二十九章	男无情来女有意	356	第四十章	蠢蠢欲动兰陵王	499
第三十章	步步为营的杀机	369	第四十一章	逼宫弑君旧人泪	510
第三十一章	大炮轰下风波平	381	第四十二章	情到浓时是无情	521
第三十二章	局中之局还有局	393	第四十三章	战神之威传天下	534
第三十三章	未雨绸缪身有孕	406	第四十四章	盛世女帝世无双	553



第一章

舌战群臣揽大权

NUXIANG
QINGGUO

明云裳从南方快马回到京城时已是深夜，她稍事休息，第二日一早就随文武百官去上朝。

明云裳和路之谦站在百官之首恭恭敬敬地朝拜着，她的眸光一片幽深，内心却冷静无比。

今日满朝官员来得极为整齐，就算是平日从不参加早朝的容景遇也来了，只见他穿了一件一品太傅的官袍，不再是雪白，而是绯红色。

明云裳不太习惯看到穿其他颜色衣衫的容景遇，虽然单薄了不少，但那官袍的颜色很是成熟稳重，穿在他身上依旧有如谪仙。

容景遇对于她的打量无动于衷，那张脸依旧儒雅淡然，却多了一分死一样的沉寂。

郁梦离今日竟也来上朝了。她知晓他的意思，从今往后，这片朝堂，这片江山，这条曲折的人生路，她就要和他一起走了！

她喜欢这种和他一起面对一切的感觉，只是心里对他的身体满是担心。

天顺帝问道：“谨相，南方之事如何？”

明云裳出列道：“微臣认为南方的事情根源在于我朝的那些陈年旧习，这是微臣在回京的路上写的详细赈灾过程，请皇上过目。”说罢，她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由张公公收下呈到天顺帝的面前。

天顺帝看了看后轻轻点头，原本想要问罪的话也不用再说了，册子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众臣都是察言观色的高手，一看这光景便也没有人再提明云裳南下赈灾动私刑之事。

明云裳又道：“路相，劳烦你呈上本相让你写好的变法提案。”

她回京之前，早就将南方发生的事情报给天顺帝，并指出变法迫在眉睫。天顺帝让她在回朝之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提出变法的具体方案。她收到天顺帝的信之后，同时给天顺帝和路之谦各写了一封信，让路之谦罗列变法详情，更向天顺帝陈情路之谦对苍澜王朝之事最为了解，由他先做草案，她回来后再做定案。

天顺帝一入朝就问起这件事情，她便也提起变法之事。

路之谦闻言愣了一下，道：“谨相是交代了本相做变法提案之事，只是本相认为，如今我朝欣欣向荣，实不宜变法！”

她知道路之谦敢这样说必定另有所恃，只是他显然低估了天顺帝对变法之事的决心。她眸光转深，道：“微臣这里有些东西想呈给皇上，皇上看过之后，微臣再往下说。”

说罢，她从怀里掏出几本泛黄的折子。张公公早走下来，将折子呈给了天顺帝。

天顺帝打开折子看了一眼，顿时眸子里怒气浓郁，面色却没有丝毫改变。

明云裳看到天顺帝的表情，心里已有计较。若是她处在天顺帝的位置，看到那些东西都未必能如此平静，这个皇帝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她单手负在身后道：“微臣到南方之前皇上便问微臣变法之事是否可行，微臣当时回答皇上是势在必行，因为如今我朝虽然看起来国泰民安，可是在这表象之下却暗藏祸事。”

路之谦冷笑道：“谨相这话当真是有失偏颇，朝堂上所有的大臣都是一心为国，皇上受万民景仰，国内一片太平，又岂有谨相所说之祸事？反观谨相，一意变法，也不过是因为在朝中没有根基，想哗众取宠来讨皇上欢心！望皇上明察！”

明云裳微笑道：“路相是我朝老臣，行事自是端正廉洁，本相官位虽稍高于路相，却也算是路相的晚辈。路相若说本相有私心，本相就有些想明白了！毕竟那变法之事，是皇上首肯，之前路相在文武百官面前也认同，当日上朝还曾提过。怎么，如今才数月，路相就忘记了？”

路之谦不理明云裳，而是跪倒在天顺帝的身前道：“微臣知道皇上在谨相的劝说下动了变法之心，微臣之前也的确在大殿之上说过变法之事，可是那件事情根本就是谨相的一个圈套。他为了拖微臣下水，故意以言辞相诱，微臣也是被他所害。皇上，谨相巧舌如簧，实乃我朝之祸！”

明云裳的眸子微微一眯，路之谦已经一把年纪了，竟还行如此无赖之事！

天顺帝淡淡地问道：“路爱卿是想说朕不会识人吗？”

路之谦朗声道：“微臣没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谨相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纵观他南下赈灾之事，虽然事情是做好了，可是手段暴虐，又哪里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书生做的？他一入朝便解开了前朝留下的三把锁，尽显聪明和才能，可是皇上为何不想想，那三把锁是前朝留下的，他一介书生既非锁匠，又岂能解得开？所以微臣觉得，他根本就是前朝的奸细，混进宫来误导皇上。用那三道题铺路，再借变法之事说事，其意怕是想要亡我苍澜！”

明云裳暗叹路之谦想象力丰富，而且也深谙为官之道，他说的事情，是所有皇帝的死穴。纵观整个历史，一个人只要牵扯到前朝以及谋反的一些事情，就没有不倒大霉的。

她转头看着路之谦道：“路大人言之凿凿，似有证据在手一般，劳烦出示！若是没有的话，今日本相必不会与路大人善罢甘休！”

路之谦冷冷一笑道：“本相做事，从来都不会无中生有，皇上请看！”

天顺帝对这件事情也一直存有几分疑虑，路之谦一提出来，就添了一些担心，见路之谦手里呈上东西，便让太监给呈了上来。

明云裳心里有些好奇，这路之谦到底拿了什么东西，那么有把握能弄死她？

路之谦看着明云裳道：“谨相做事之所以如此狠厉，只怕和魔教脱不了干系！”

明云裳听到“魔教”两字，心里顿时一怔，她这段日子特意留意了魔教的动向，如今的魔教一直盘附在苍澜王朝的西北方向，相传那里是魔教的总舵，也是整个苍澜王朝最乱的地方，传闻之前秦州的叛乱就是魔教挑起的。

在京城，但凡和魔教扯上关系的，都以叛党之名被抓了斩首。

明云裳的眸子微微一眯，看着路之谦道：“魔教？本相不明白路大人这是何意。我一介书生，又如何会与魔教的人扯上关系？”

路之谦冷笑道：“这件事情谨相还是不要问本相，问你自己最清楚！”他扭过头，看着天顺帝道：“皇上，微臣呈上来的信件是探子打探西北的军情时无意中截下来的，皇上可以细看，上面有文字详说到谨相之事，说是要尽力协助谨相把事情做好，这样复国才有望！”

明云裳更是听得一头雾水，魔教和前朝又有什么关系？

天顺帝看了明云裳一眼。路之谦又道：“谨相不要告诉本相你根本不知道魔教的事情，若真不知道，本相也不介意告诉谨相，魔教前任教主就是前朝太子！”

这个消息，对明云裳而言实在是个了不得的大消息，前魔教教主是前朝太子，如果她的娘亲是水云轻的话，那么她岂不是前朝的皇室中人？

明云裳最初以为路之谦不过是为了害她在胡扯，可是她却突然想起安静波曾说过的话，魔教中人一直想从安静波的手中夺回《定国策》，细细一想，很多事情在这一刻串成了线，她似乎有些明白了。

明云裳冷冷地道：“路相原来不仅对朝堂上的事情了如指掌，对江湖中的事情也一样有所涉猎，本相佩服得紧。只是本相乃一介书生，对于魔教的事情完全不知晓，本相知道路相一直对皇上任命本相为左相之事大为不满，但是不满归不满，路相如此陷害本相，实在是太过狠毒！”

“本相一心为皇上以及苍澜王朝，绝不敢有半分私心！”路之谦扬声道，“本相除了截获到那封书信之外，还截获了谨相的回书！”

“呈上来！”天顺帝大声道。

明云裳心里的寒气更浓，这朝堂上倾轧之事，从来都不少，路之谦怕是想要设计害死她，如今已不择手段了。

天顺帝看了一眼后问明云裳道：“谨爱卿可有话说？”

明云裳缓缓道：“微臣实不知路相的控告是从何而来，皇上可否将路大人所谓的证据给微臣瞧瞧？”

天顺帝点了点头，命太监将那些东西给她。明云裳看了那封截下来的书信，上面确实将她南下赈灾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更记录了她如何处理那些事情以及魔教知道那些事情之后是如何助她完成的，几乎和她南下赈灾的事情吻合。最重要的是，上面还清楚地记录了清河县县令自杀之事，那县令自杀之前曾被魔教的人威胁过，他不堪重压才自杀。

而写给魔教的这封信，笔迹确实像极了她的，上面说话的语气也和她一致，如果不是她根本没有写过这样一封信，只怕她都要认为这封信就是自己写的。

她对路之谦的安排深感佩服，这老东西想弄死她还真是费尽了心思。她心里一静后看着路之谦道：“路大人当真是好手段啊！”

路之谦的眼里满是得意，却假装痛心无比地道：“谨相，本相与你同朝为官，原本敬佩你是一个少年英雄，不想你竟是包藏祸心之人！”

明云裳厉声道：“自本相入朝以来，路相就一直看本相不顺眼，明里暗里百般为难。本相一直心存君子之道，只道路相的指责不过是一番好心，想让本相把事情做得更好，不想路相竟想置本相于死地！这封信上的字迹的确和本相的一模一样，却不是

本相写的！”

“证据俱在，谨相难道还想赖掉不成？”路之谦咬牙道。

明云裳冷笑道：“路相想要证据很简单，想要本相的字迹也极为简单。本相记得，本相当初为相时，路相抱了一大堆文件让本相审批，本相当时只以为路相是想看看本相如何处事，没想到路相竟早就生了恶毒的心思。让本相批那些折子，不过是想要本相的笔迹、要本相的命而已！”

她说罢看着天顺帝道：“皇上，微臣平日写字时，总会把呈字少写一横，批字下多写一撇，而这张纸上也出现了这两个字，可是字的笔画却是平常的。皇上若是不信的话，可以将微臣批阅的折子取来对比后便知。”

她的话一说出口，路之谦的脸色微微一变。天顺帝看着路之谦道：“路爱卿，你也是老臣了，应该知道诬陷朝中大臣如何惩处吧！”

“微臣知晓！”路之谦强自镇定地回道。

“甚好。”天顺帝说完，转向太监，缓缓道：“来人啊，去取谨相批阅的折子。”

太监得令之后便极快地奔了出去。在等待的过程中，天顺帝一直不语，明云裳淡定自若，路之谦额头上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

整个朝堂上的气氛有些诡异。郁梦离缓缓道：“本世子听闻路相的府里有一个极擅模仿他人笔迹之人，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他的声音很轻，却把路之谦吓了一大跳，他再也忍不住，跪倒在地道：“皇上，微臣死罪！”

“哦，路相何罪之有？”天顺帝缓缓道。

路之谦咬牙道：“那封信不是谨相所写，只是本相和谨相开玩笑！”

天顺帝冷笑道：“路之谦，你也是老臣了，竟敢开这样的玩笑！你难道不知道谋反是大罪吗？”

路之谦伏在地上道：“微臣鬼迷心窍，还请皇上责罚！”

天顺帝冷笑道：“你真让朕失望！”

明云裳看到这种情况也跪下来道：“回皇上的话，微臣也有罪！”

“你又有何罪？难道你真是魔教中人？”天顺帝看着她问道。

明云裳苦笑道：“皇上，微臣只是一介书生，对魔教的事情实在是一无所知，这些不过是路相陷害微臣的手段而已。其实微臣平日写字并没有方才说的习惯，方才那样说，不过是试试路大人罢了。”

天顺帝和路之谦闻言都愣了一下，满朝文武更是愣在了那里，郁梦离却有些想

笑，明明没有的事情，她竟也能说得那般理直气壮，让路之谦不打自招。

天顺帝看了看她后，道：“你倒是个胆大的！”

正在此时，太监已将明云裳批阅的朝本取了过来，太监寻到那两个字，的确和书信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并没有少什么多什么。

路之谦恨得牙痒痒，暗骂明云裳无比奸诈，他这一生笑傲朝堂，还从来没有被人算计过，不想今日竟栽在一个少年手里。

他咬了咬牙道：“微臣的那封书信虽然是假的，但是截下来的那封却是真的！”

明云裳淡淡道：“皇上，微臣如今也算位高权重之人，有人想害微臣实是极正常的事情。有人想害，自然也就有人想利用。先不说路相截获的那封信的真假，单凭那些话也不能证明微臣和那事有什么关系，路大人这横加的一封信，无非是想置微臣于死地。”

天顺帝的眸子微微眯了起来。路之谦满头是汗地道：“皇上，谨相真的是有问题的，那变法之事也是万万不能行的。若行了变法之事，必定会引起朝野动荡，如今我朝已经禁不起折腾了！”

路之谦的话音一落，那些一直在观望的大臣有半数跪了下去，然后齐声道：“请皇上三思！”

天顺帝一看到这阵势，龙目中有了一抹怒气，看着众臣道：“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声“好”，一时间朝臣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只齐声道：“皇上圣明！”

天顺帝看了一眼众人，缓缓道：“朝中大臣，平日各有打算、各有计谋，像这样齐心之时实在是不多啊！谨爱卿，你可有话说？”

明云裳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朝臣道：“皇上，微臣认为众位大人都有逼迫之嫌。”

天顺帝有了几分兴趣。路之谦怒道：“谨相，你这话是何意？”

天顺帝看着她道：“说下去！”

明云裳单手负在身后，挺起胸膛，一字一句地道：“今日路大人先是在朝堂之上陷害微臣，其用意与其说要斗倒微臣这个左相，倒不如说想斗倒皇上！”

“你胡说！本相对皇上忠心耿耿，反观你，所行之事哪一件不是奸臣所为？”路之谦大声道。

明云裳并不理他，只看着天顺帝道：“变法之事，朝中大臣一直都不愿意为之，此为何？还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已！若行变法，首先触动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本相问朝中的大人们，你们哪个人没有百亩以上的田产？”

朝中大臣一时间寂静无声，互相看了一眼却并不说话。

明云裳满脸正色地道：“你们今日齐心协力来陷害本相，阻止皇上变法，说好听一点是为了整个朝堂的时局，说难听一点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

户部侍郎张庭玉怒道：“谨相平日行事太过狠厉，今日是想以一己之力对抗所有大臣吗？”

明云裳看了他一眼，一腔正气地道：“本相所行之事，只对皇上和天下苍生负责。本相自提出变法之日起，就知道必有一天会遭大家百般猜忌，但是本相想要问问张大人，你今日跪在这大殿上就没有一分私心吗？”

“未曾有，只为我朝的千秋大业！”张庭玉朗声道。

明云裳冷笑道：“张大人这般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宝应三年春，张大人以妹夫陈坚的名义在阳南置下一千亩良田，致使数千百姓流离失所，张大人如此做法，也能说是为了我朝的千秋大业吗？张大人不用急着否认，这里有张大人和陈坚的协议书，张大人不要说不认识你和陈坚的字，本相府上可没有路相府中那样的能人！”

张庭玉一看到那张纸，顿时面色灰白，不敢再说一句话。

天顺帝冷然道：“张庭玉，你可有话要说？”

“请皇上恕罪。买地之事，朝中大臣一向有之，微臣并不是第一例，而买地的那些银子也是微臣自家的，算不得犯法。”张庭玉轻声道。

明云裳冷笑道：“张大人祖上只是清苦书生，为官虽然有十余载，可是细细算算张大人的薪俸，就算是不吃不喝也买不下那千亩良田。张大人，本相这里还有一份东西，你要不要看？”

她话一说完，便从怀里拿出一本账册。张庭玉看到那账册，顿时面如死灰，跪在地上道：“请皇上恕臣死罪！”他心里实在好奇，明云裳从哪里得到的这本册子？他想起昨夜家里失窃之事，顿时明白了一切，心里暗骂明云裳行事狠厉。

明云裳将那账册递给张公公，张公公将册子呈给了天顺帝，天顺帝翻看一番后，手重重地拍上龙案大怒道：“这就是你们常说的忠臣！”

众大臣一时间吓得不轻，原本还有人想为张庭玉说上几句话，可是一想自己也不见得干净，于是立马住了嘴。再观明云裳，她一身的清正之色，而她的怀里和袖笼比之往日饱满了不少，众人不知道她的手里是否也有他们的证据，一时间都静立不语。

老臣黄尽言上前道：“皇上，自古祖制不能废，本朝的历法是太祖定下，若是更改只怕会令朝堂动荡！”

明云裳在脑中调集黄尽言的资料，他素来以清廉自居，为官多年，未曾收受一分

一毫的贿赂，为人公正，是先帝的重臣，平日极得天顺帝的喜爱。

她看着黄尽言道：“黄太傅所言本相深不以为然，纵观历史，哪一朝不是依循着先祖定下的规矩做事，可是最后又如何？前朝的末代皇帝就是一直依循着其太祖定下的规矩行事，可是时过境迁，先祖定下的规矩早就不再适合后来的朝堂，最终被我朝先祖取而代之。反观两汉时的朱子就曾行过变法之事，让原本已如死灰的皇朝又燃起了勃勃生机，从而扫平所有动荡，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国家！”

黄尽言闻言愣了一下，一想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便站在那里不再说话。

御史田前走上前来说道：“谨相口才过人，下官佩服。只是下官敢问谨相，你若如此清廉为官，又何必收下那么多礼物？据下官所知，谨相所收之礼，足有数万两银子之多，谨相还敢自称忠臣吗？”

明云裳长叹一口气，道：“本相对于为官之道一直觉得极为苦闷，若是一味自清，必定会被群臣攻击，若是贪赃枉法，却又对不起皇上。所以当日将礼物收到之后，就列了一份清单上缴到了国库，这件事情皇上可以替微臣做证。”

天顺帝轻轻点了点头，田前顿时无语。

明云裳又道：“本相收下那些东西，原本只是想让众位大人安心而已，不想今日倒成了本相的罪证，罪过，罪过！”

天顺帝看着众臣，轻叹一口气，道：“若是每位爱卿都能如谨爱卿这般为国着想，何愁我朝不繁荣富强？”

众臣跪在地上大声道：“微臣必定竭尽全力为国尽忠！”

明云裳看到那些惺惺作态的朝臣，心里一阵恶心。

正在此时，一人冲了进来，向天顺帝行过礼后禀道：“皇上万万不可信谨相的话，此人就是一个披着忠臣外衣的大奸臣，变法之事万万不可行，若行了，必致我朝灭亡！”

明云裳扭头一看，那人是一直卧病在床的御史苏柄，他素来以刚正闻名。她轻轻摸了摸鼻子，这事倒是越闹越大了。

天顺帝有之前的大臣为先例，又岂会听苏柄的话，当下冷冷地道：“苏爱卿言之太过！”

苏柄满眼含泪地看着天顺帝道：“微臣所言句句属实啊！”他扭过头指着明云裳道：“你这个大奸臣，祸国害民，本官必不会让你得逞！”

他说完又看着天顺帝道：“微臣死谏，万请皇上记住老臣的话！”他话一说完，便重重地撞在了金柱上！

如此变故，满朝皆惊，明云裳也吓了一跳，自从来到这个朝代之后，她也算是长了一些见识，但是像这种以死相谏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见到。

天顺帝的龙眸一眯，轻叹一声，道：“来人啊，把苏柄的尸体拖下去，厚葬！”下面有侍卫应诺。

明云裳对着苏柄的尸体行了个礼。天顺帝看到后问道：“谨爱卿，你这又是何？”

“虽然苏大人的意见和微臣相左，但是微臣对他极为佩服。”明云裳回道。

天顺帝轻轻点了点头，道：“甚好。”

明云裳微微低着头，不再说话。她今日已经展露太多锋芒，该低调些了。

容景遇看了她一眼，眼里的光华微暗，却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

路之谦满是忐忑不安，这一切可以说是他煽动的，却没有料到竟是这样收场，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怕这一次他性命难保了。

天顺帝坐在龙椅上大声道：“这段日子以来，朕一直在想，为何我朝如今变成了这副模样！”

一时间群臣议论纷纷，这样的话天顺帝几乎就没有说过，对一国之君而言，说这样的话是有些不合时宜的。

路之谦忙伏在地上道：“皇上治理我朝极为辛苦，是难得的明君。微臣纵观我朝上下，满是平稳和谐之气。微臣坚信，我朝在皇上的治理下，必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天顺帝冷笑一声道：“放眼望去，似乎的确是四海升平。可是谁能告诉朕，若是真的四海升平的话，为何我国库里没有银子？秦州的叛乱又是因何而来？”

路之谦顿时愣了一下。天顺帝缓缓自龙椅上站起来道：“这些年来，朕一直都在思索，为何臣子们给朕的消息都是国泰民安、四海皆安，上天却会降下这么多灾祸来？”

他这番话把众大臣吓得不敢，皇帝是天之子，这番话意思是说他自己无德，所以上天才会有这样的惩罚。

刹那间，所有的大臣跪在地上齐声道：“皇上息怒，是臣等失职，让皇上如此担忧！”

天顺帝看了他们一眼，道：“这些话你们个个都是说得极好听的，可是真正做起事情来呢？”

他没有让众大臣起身，而是从龙案上取出一本折子道：“去岁春日，辽北大雪，

致麦苗全部被雪冻死，这反常的天象，为何独独瞒朕？是认为朕是一个昏君吗？”

大臣们全部伏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路之谦更是吓得直打颤，那份折子是他派人拦下来的，当时天顺帝的宠妃乔妃生产时难产一尸两命，天顺帝正处于悲伤中，他觉得那件事情不算太大，所以就拦了下来，只是命朝中官员前去察看。

天顺帝并没有看路之谦，又翻出了另一本折子，大声念道：“秦州暴民言卫逃出包围圈，竟在天湖岛上占地为王。是谁告诉朕，那言卫早已被斩于马下？”

路之谦额头的汗水淌了下来，当日天顺帝命他负责处理言卫叛乱之事。苍澜王朝的法度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重文轻武得让人难以置信，武将征伐时，通常都有文臣做监军。当时路之谦为了前程，便去向天顺帝讨了这么一份差事，不料言卫逃脱，他怕天顺帝问罪，而当时又值岁末，于是他为了让天顺帝高兴，将这件事情瞒下，只说将言卫斩于马下。

天顺帝森然道：“这就是你们告诉朕的天下太平吗？这就是你们告诉朕的国泰民安吗？”

众大臣伏地齐声道：“微臣该死，不能替皇上分忧！”

“你们的确都该死！”天顺帝把手重重地拍在龙案之上，冷声道：“你们说得好听一点是本朝的重臣，是朕的左膀右臂；可是说得难听一点，全都是我苍澜王朝的蛀虫！一个个只管结党营私、中饱私囊，又有哪一个是为朕着想的？”

“请皇上恕罪！”满朝臣子皆伏地道。

天顺帝微合眼睛，道：“往日的事情朕不会再追究。谨爱卿，把你之前没有说的话说完吧！”

明云裳上前一步，禀道：“是，皇上，微臣觉得我朝变法已是刻不容缓之事！如今国库空虚，那些钱财全部流进了富户的手中，致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若是长此以往，国必不得安生，民必痛苦万分，迟早会引起极大的动乱！”

天顺帝轻轻点了点头。明云裳又缓缓道：“微臣认为我朝当务之急，就是实行变法之事，让寻常百姓有地可耕，有米可吃，有钱治病，只有做到这些，整个朝纲才能清明，国库才能盈余。”

紧接着，她又将变法的大致情节说了一遍，将其中涉及的所有事项以及如何执法也一并细说。

朝中大臣听到她的话后倒有半数变了脸色，却因为之前的事情，以及天顺帝的态度，再没有一个人敢说反对之词。

天顺帝听到明云裳说的那些法子后轻轻点了点头，却不知明云裳所谓的变法其实

大多都是从王安石变法演变而来，只是在其中加了一些适宜于苍澜王朝的条条框框，这样就变得更加合理了。

而那些事情倒有一大半和朝中大臣有关，比如吏制的变革、田产的分割、赋税的征缴，都变得更加合理，却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暗想这样的事情就算明云裳再有本事，也必定是做不好的，只管等着看笑话便好。

天顺帝知道这条路上必定阻力重重，却也知道这是苍澜王朝的重疾，一定要治。

听明云裳将那些条款说了个七七八八之后，天顺帝看着群臣道：“各位爱卿可还有其他意见？”

之前那些大臣的意见都被明云裳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又哪里敢再说什么，都伏在地上道：“皇上圣明！”

天顺帝对于大臣们的反应甚是满意，纵然知道在他们心里多有不满，但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大臣们，道：“朕知道朝中诸位爱卿都是忠贞为国的，这件事情你们未必同意，但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实为势在必行之事。之前的事情朕不想再追究，但是有个人却不能不罚。”

他说到这里，板着脸大声道：“路之谦，你可知罪？”

“微臣知罪！”路之谦吓得伏在地上道。

天顺帝看了他一眼，道：“你身为右相，知法犯法，今日更带着群臣扰乱朝纲，朕自认平日待你不薄，你竟是连这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

路之谦伏地不起。明云裳看了他一眼后对天顺帝道：“皇上，路相所行之事，实在是难以饶恕，只是微臣觉得，如今一切都从头开始，今日苏大人已然血溅朝堂，路大人之事还请皇上从轻发落。”

“谨爱卿当真是仁厚之人。”天顺帝感叹道，“路之谦用尽法子设计害你，你竟还替他求情？”

明云裳缓缓道：“人孰无过，想来路大人做出这些事情来也是为皇上着想。”

“你这次为他求情，难道就不怕他日后再设计害你？”天顺帝看着明云裳道。

明云裳轻叹道：“微臣只是想以德服人。”

天顺帝定定地看了她一眼，道：“朕知道你是仁厚之人，但是朝堂上容不得仁慈。路之谦几次三番欺骗朕，陷害朝中大臣，居心不良，实在不能再留于朝堂之上。来人啊，将路之谦打入死牢，谷雨时间斩！”

路之谦扭头看着明云裳，咬牙道：“你好狠的手段，败在你的手里，我心服口服！”

明云裳轻叹道：“路相……”

路之谦冷哼一声道：“不过你就等着瞧吧，像你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结果，我今日的下场就是你明日的下场。”

明云裳轻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早有侍卫走过来，将路之谦带了下去。他被带走时，竟是连冤都不喊了。

变法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朝中大臣再无一人有意见。

天顺帝望着满朝文武道：“这变法之事就由谨爱卿全权负责，正月十五后正式执行。只是他一人做这些事情，难免会顾不过来，众位爱卿除了要配合他之外，可还有人愿意做谨相的副手？”

郁梦离出列道：“微臣愿意做谨相的副手。”

天顺帝愣了一下，看着他道：“这件事情怕是极为费力，世子身体不适，有这个心便好了。若真让你去做这个副手，到时候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太皇太后和王叔只怕都得找朕要个说法。”

郁梦离朗声道：“多谢皇上处处为微臣操心，这些年来，微臣一直都承皇恩照拂，只是身子却实难好转。看着身边的各位兄弟都为国尽力，做出让微臣惊叹的事情，唯独微臣长年卧床休息，除了抱着火炉和药罐之外，再无任何成就。微臣不才，也想学学各位王兄兄弟，为皇上分忧，只是微臣才疏学浅，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力气活儿自也不敢去想，知道变法之事皇上极为在意，谨相又太过操劳，便想为谨相分担一二。至于微臣的病体，皇上就不必太过担忧，上次南下，谨相替微臣寻了个大夫，身子较之前已经好了许多。微臣觉得若是再错过这样的机会，百年之后只会留有遗憾。”

天顺帝的眼里有了一分犹豫不决，他看了一眼兰陵王道：“王爷以为如何？”

兰陵王冷冷地看了郁梦离一眼，道：“世子的身子是较之前好了许多，但也怕难担大任，还请皇上另寻他人。”

明云裳是第一次见到兰陵王，虽然早知道他们父子关系不好，却没料到兰陵王看郁梦离的眼神竟如仇人。兰陵王一身悍气，眉眼却和郁梦离没有半分相似，想来郁梦离的长相和他没有关系。

“父王！”郁梦离跪在兰陵王的面前道，“儿子知道父王体恤儿子，不愿儿子受累，可是父王平日也教儿子当以国事为重，还请父王不要拦着儿子，让儿子也为皇上分忧吧！”